

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大系
秦文君作品精选



心香·可人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心香·可人

琪芝
编

素文居作印記

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大系

秦文君作品精选

心香·可人

琪芝 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5插页 200千字

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ISBN 7-80605-430-8/I·373

定 价：10.40元



秦文君近照

目 录

- △中篇 心香·可人 (1)
- △中篇 肖蓓和肖小帆的故事 ... (66)
- △长篇节选 男生贾里 (109)
- △长篇节选 女生贾梅 (183)

附录:

- 1. 我为何要写儿童文学 秦文君
 - 2. 秦文君作品要目
 - 3. 秦文君主要获奖作品目录
- 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灵之歌

樊发稼

《男生贾里》、《女生贾梅》的启示意义
汤 锐

- 4. 评论 秦文君与《男生贾里》
刘绪源

心香· 可人

A

下课铃欢快地响起来。

女孩心香头一个冲出教室，冷不防与站在外面的人撞上了，她抬起头刚想道歉，不料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那是个陌生女人，她直愣愣地盯住心香，还张着嘴，那神情不但像成语的“目不转睛”，而且有点“呆若木鸡”。

“对不起。”心香说着，也开始注意对方。

那人高高瘦瘦，衣服很紧身，窄窄的，皮鞋却是圆头的，整个人像个大大的惊叹号。

“没，没，没什么。”那人透不过气

似的，很紧张，像遇上鬼似的惊慌，“你，你是谁？你，你，你叫什么？”

心香也慌了：碰上个奇怪的人。

正在这时，班里涌出一拨同学，有男有女，其中还有黄可人。黄可人见了那人，立即像花蝴蝶一般扑过去，搂住人家，踮起脚，很有美国派头地在那人脸颊上亲了几下。

“亲爱的姑妈！”黄可人将娇滴滴的嗓音拉开，“小熊表哥也到了吧？为什么他不来学校接我？嗯，气死我了！”

“可人，你长高了！”那人说，“也胖了。”

原来是黄可人的姑妈！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人。心香安心地往校门走，不料，又听见那个姑妈问：“可人，前面的女孩是谁？”

“她也是我们五（1）班的，叫郁心香，嘻，名字跟郁金香只差一个字。”黄可人说道，“姑妈，你特意从美国赶回来为我过生日，太好了！现在请带我去丽达商城买礼物吧。”

心香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。

哦，黄可人真是个阔小姐，过生日不同凡响。听说她家豪华得像电影里的总统套房！心香这么想着，到了街上。

太阳很好，秋天黄绿相间的叶子让阳光照得金黄色一片，很耀眼，看看也感觉心情好起来。

很快，就路过丽达商城的大门。听说这个商城的东西全中国最贵，一块毛巾就得一厚叠钱。心香从没进去过，她没钱，再说即使她成了富翁，也不会犯傻，到明知道很贵的店里去买东西。

她暗暗笑黄可人不聪明，竟要拉姑妈来这儿买礼物。

穿过闹市，她拐进小街。远远的，她朝前方眺望，随即就

忍不住奔跑进来，背上的书包也像是激动的孩子，哐哐哐地敲打着她。

“妈！妈！”她热呼呼地喊着，冲刺一般奔过去。

“嗳！慢慢的，别摔着！”妈叫道。

心香上前扶住妈。她的妈妈有严重的类风湿病，全身的关节都变形了，走路腿都酸疼。

“妈，中药喝了吧？”心香问。

“喝了一大碗。”妈微笑着，走路时尽量不让膝盖往前突。

心香也笑笑。多少年来，她听到妈吃过药了，心里就相信妈好一点了。唉，妈妈太可怜了，天天守在家里，做病魔的奴隶。

心香家住的是一间十多个平方米的小灶披间，原先是房东的厨房，没有窗，只有一个排气口，房间终年是黑的。好在妈妈很聪明，她让爸爸在木门上开一扇窗，这样，只要拉开窗帘，那特制的窗就送来光线。

“好饿呵！”心香进了门，放下书包就掀锅盖找吃的，妈每天都早早准备好可口的午点：桂花糖粥，或是一碗小馄饨，有时是麻油蛋羹；妈说这些自己做的午点不费钱，可心香却相信这是世上最美味的点心。

“别找了！”妈妈含笑地说，“你爸让我今天别做午点。”

正说着，门外响起一阵铁器的咔咔的响声，准是爸爸那辆老坦克一般的破自行车，搬弄它，它每个零件都会出噪音，吵闹闹的。

“是呵，我说今天别做午点了，不穷酸了，咱们消费一次！”爸爸大声接着妈的话说着，咚一下推开门，把右手高高举起。

爸爸手里提着一条青鱼，很大，乌青色的，那鱼活蹦乱跳

地挣动着。

“爸爸，”心香吃惊地问，“下午有集市的，你不做生意了？”

“小孩别问大人的事！”爸兴冲冲地说，“今天收摊不干了，少挣几个就少挣几个！看，这条鱼五斤半，我谁也不卖，带家里来了！”

心香着急地说：“应该卖了它，换了钱能给妈买药，给我交学费。”

“我说不该卖！”爸不悦地放下大鱼，掸掉衣襟上的鱼鳞，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这个卖鱼的天天把卖不掉的小猫鱼、小死鱼拿回来煮了吃。今天，享受一下！”

“心香。”妈笑眯眯地说，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我知道，今天是我生日。”心香轻声地说。

“你没忘？”爸爸说，“没听你提起，我还以为你糊涂了！”

心香偏过头去，红着脸说：“才不会忘呢！”

妈慢慢地走近心香，扳过她的脸，说：“心香，你不愿大人花钱为你过生日是吧？”

心香点点头。

两滴泪顺着妈清秀的脸庞淌下来，“多乖的孩子，她是穷怕了……要是投胎在好人家，小小年纪怎么会……”

“说什么废话！”爸发火了，“你们什么意思？我养不起你们吗？我再无能，也能供女儿上大学，为老婆医好病。”

他发火的样子十分可怕，像要爆炸似的。

心香怯怯地看一眼爸爸，连忙屏住气做功课。她怕爸爸生气，怕他一气之下走掉，不再管她们了。当然，她从不把这藏在心里的担心告诉任何人。

爸爸发完火就去杀鱼，也许杀鱼很顺手，他又高兴起来，哼

了两句老歌，走过来，像扔炸弹一样把一个油哈哈的纸袋扔在心香面前。

纸袋散发出诱人的奶油香，心香打开它时，忍不住咽起口水。呵，里面是一块香香的蛋糕，特别精致，最上层镶着五颜六色的小水果块，樱桃、桔子、黄桃，呵，像一朵花纹美丽的花。

心香捧在手上，左看右看，就是舍不得吃。她说：“留着欣赏吧，一掰开就破坏了它。”

“笨蛋！”爸爸笑了，“留着会变质的，吃吧。糕饼店里的蛋糕可多了，这一种叫水果布丁，又显眼又高级。”

心香把布丁掰成三份，爸不肯，他将分给他的那份掰开，一块塞给心香，另一块给妈。

“我有好吃的！”他说着，掏出大前门香烟来抽。爸爸抽烟没什么瘾，只在最高兴或是最生气时抽。现在他眯缝着眼，美美地抽着烟，看着母女两个推让着这块布丁。

“是你生日，该你吃。”妈妈说。

“书上说，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。”心香说，“妈，十二年前的今天，你很苦的吧？”

“那天可真玄！”妈妈说，“那时，我和你爸还在黑龙江当知青，半夜突然临盆了，你爸赶紧借个推车送我去卫生院。卫生院只有个值班的医生，刚把我送上手术床，外面一阵大乱，有个产妇也快生了。把个医生忙得……”

“你妈疼昏过去了几次。”爸说，“我在手术室外听她叫喊，我急呵，急得把嘴唇都咬破了。”

心香听后，怔怔地想了半天。突然，她把手里的舍不得吃的布丁全塞在妈嘴里。

晚上，一家人围在桌子边吃饭。桌子很小，为了不占地方。但桌上的菜却是很丰盛：渍鱼片、糖醋鱼块、头尾汤，妈虽然行动不便，可她心灵手巧，做的饭松软可口，做的菜香气四溢。

爸爸打开家里那台九吋电视机，那小电视年代太久，图像一扯一扯，屏幕四周“雪花飘飘”。爸摆弄了一阵不见好转，烦了，关上了，说：“去它的，不看也照样过日子。”

妈说：“电视得买，心香大了，电视会给她信息。唉，这个家让我拖累了，一年的药费够买两个彩电！”

爸说：“别急，咱们算算怎么省出钱买电视。”

他们两个大人头凑在一块，拿着笔，一笔一笔在灯下算细帐。心香知道，爸妈实在是需要钱，家里太穷，爸爸挣的钱要养活一个病人，一个学生。她悄悄地想：让我快快长大，挣很多钱，再也不让他们为钱操心。

夜里，心香躺在搭起的小板床上，突然想起黄可人，她一定在狂欢吧？或者穿上了丽达商城买的裙子？正想着，听到妈在说爸：“心香大了，不许你再对她说板脸训斥。”

爸说：“板脸不是对孩子，我是怨自己无能，让她受委屈！我命不好，坎坷了半生，老天同情我，给了我个好女儿！唉，再累再苦，一起有个心香，心里也甜。”

那是心香头一次听到爸爸说这样的话，他一直是凶兮兮的！心香只觉得心里涌出烫烫的东西，鼻子发酸，几乎要哭出来，可她忍住了。

睡梦中，心香甜甜地微笑，这回，她压根儿没想黄可人排场很大的生日宴会，而是梦见爸爸拉着她和妈妈在草地上旋转，奔跑。

B

黄可人今晚可笑不出来！是有原因，不光是阔小姐撒娇！

本来，爸爸妈妈请了许多宾客来为她过生日，而且，姑妈和小熊表哥也赶来了，这是快乐的事：她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做一个公主般的女孩，被所有人宠着，陪着。

可谁料到，一切都乱套了。

首先是姑妈变得心不在焉，陪她去丽达商城时，一个劲地追问郁心香的情况。起先，可人还饶有兴致地告诉姑妈，郁心香是个书呆子，常去图书馆抢位子。后来，她被问烦了，翘起嘴巴说：别再提她了好不好？我今晚还没有称心的衣服呢！

姑妈连忙点点头，说：“可人，走，给你买衣服去。”

两个人走到专卖少女服的那个地方，那儿各式服装多得令人眼花缭乱。可人欢喜得哇哇叫，可姑妈却兴致不高，说：“你选一套，我们买下就走。”

“你得帮我参谋，姑妈！”可人叫道，“你先说，哪一套是世界名牌。我要吓我的同学一跳！”

姑妈耸耸肩，说：“你还有这个怪癖！得纠正一下！”想想，黄可人哪听得惯这个，她赌气地随便点一套衣服，说：“就买这好啦！”

姑妈也无心久留，付了钱，带着可人回家去。一进家门，就把正在客厅里接待客人的爹地（注）“爹地”即口语“爹爹”叫到书房里密谈。

妈妈拖着皮拖鞋，“拖——拖”地过来了，问可人：“让我看看，姑妈给你买的什么高级礼物？”

可人懒懒地说：“你自己看吧。小熊表哥呢？他怎么不露面！”

妈妈打开包装袋，端详了那套衣服一眼，说：“谁选的？”

不用说，可人知道妈不喜欢，妈买东西很挑剔，讲什么“颜色协调”，要么“大方气派”，还有，“小孩的衣服不能有成人味”。现在，妈微皱着眉头，不像在询问，很像追究责任。

“我忘了！”黄可人说着，飞快地走到自己的卧室，拉开橱门。她要另找一套衣服穿，至于这一套姑妈送的衣服么，塞在大壁橱里就是了，妈看不见它就会消气的。

一会，妈来了。妈总是那么漂亮、修长，与矮胖的黄可人一点都不像；也许妈妈为此不安，所以总是给可人打扮着。这不，她拿着一套米色的呢裙进来，说：“换这个，我昨天给你买的。”

“颜色不好看！”可人吵着，“我喜欢橘黄色。”

妈耐心地说：“你肤色黑，穿米色的文气大方，像个小姐！”妈边说，边给她换装，又给她戴头饰，理留海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才说：“好，现在你像这个家的小姐了。”

妈总那么说。黄可人总觉得妈妈是为了不让她自己丢脸才费心为丑女儿装扮。其实，可人并不丑，去年她送给小熊表哥一张照片。他说：很清秀。事实上，她本人还比照片好一点。实在是妈妈太漂亮了，她在妈身边就显得难看起来。

黄可人心灰灰的，没什么笑容。妈看她一眼，顾自走出去，在关门的霎时间，妈说：“等会出来招呼一下客人。你爹地请了半客厅客人，我头都昏！”

漂亮的卧室里只剩下黄可人。好没劲！她知道爹地在跟姑妈谈话，此刻不会理会她；妈妈打扮完她，就像完成了任务，根本不可能再来找她。从她记事起，妈就没陪她玩过，她看见别

的妈妈亲自己的孩子，总是很羡慕。

妈妈从不亲她，她好像只是可人的美容仪表指导。

门外，有人敲门，她满怀希望地叫道：“进来！”可进来的只是保姆肖阿婆，她说让可人马上去向客人道谢，客人正送生日礼物呢！

“哎，我去看一看，有没有有趣点的礼物。”可人走出卧室。

客厅里，一大圈皮沙发上坐满了客人，正在向可人的妈妈送礼呢，好像过生日的是妈妈！

“快！”妈妈叫道：“可人，快道谢！”

那些客人送的礼，可人一样看不上。什么金子的小挂件、女式手表，她都有，也不稀奇。其中有两个客人送钱，多怪，难道可人家的钱还不够用吗？

可人虽然赌气，可还是道了谢，她有点怕妈妈的逼人的眼神，她很想让妈妈喜欢她，妈最恨她在众人面前不乖。

客人们开始夸奖可人，弄得可人不知该站着听下去还是该走掉。站在那儿她很想打哈欠，可妈正盯着她。

好在，来了小熊表哥。

表哥探进半个身子，对她招招手。可人像看到救星一般跑出客厅，也不管妈开始大皱眉头。

表哥虽然名叫小熊，听起来是一个咬人的动物，可实际上他文质彬彬，酷爱清洁。一年不见，他长高了，肩也显得很宽，笑起来嗓音怪怪的。

“你好！”小熊像个大人一样向她伸过手来。

可人觉得新奇，伸过手去。可是她上当了，小熊狠狠地握住她的手，他的大手像钳子，她疼得叫起来，“你干吗，你坏，欺负人！”

“这是惩罚！”小熊得意地说，“说好在楼上阳台碰头的，我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独自享受日光了，你却不来。”

可人揉着手说：“冤枉人，你这美国佬！谁知道你在阳台上等，我到处找不到你，以为你变隐身人了！”

小熊愣了愣：“我妈答应把这口信带给你的。”

可人摇摇头。

“糟了，肯定遇上什么大事了！”小熊神色变了，“否则，她不会食言的！她人呢？”

“在书房里与她亲爱的兄弟在密谈。”可人调皮地说。

“我得去！”小熊笑笑，“我看一本古书，说那时，女孩听兄弟和父亲的，女子听丈夫和儿子的。我真盼望能恢复这些老古董，这样，你归我管，妈也归我管！”

可人说：“归你管就归你管。我想看电影了，你管买票；我想航海，你就开船；喔，你还得管我的功课，几何、代数、英文，全给你管行不行！”

“你这像是给仆人派活。”小熊大笑起来。

“谁要管我，我就让他吃苦头。”可人说，“我喜欢自己自立！”

“你真厉害。”小熊说，“我不叫你表妹了，叫你小辣椒。”

他们边说边走到书房门口，只见那扇门关得严严实实，那戒备森严反使人急于探密。突然，门里有个人轻轻地说：

“郁心香……他们给她起了好名字！唉，真想现在就去看一眼。”

“郁金香？”小熊表哥耸耸肩，“他们关在书房里谈论种花？真不可思议！”

“什么呀，他们谈的是一个女孩。”黄可人说着，心里突然格登一下：不相干的郁心香怎么成了姑妈和爸爸的注意对象了！

这真是奇怪。

黄可人是个做事随便，平时连有多少零用钱也懒得算一遍的女孩，但今晚，她却变得细心起来。后来，姑妈和爹地出来了，她迎上去，说：“爹地！”一边看着他，想找出点答案，同学的秘密她最有兴趣。

“可人今天真漂亮。”爹地很注意地从头到脚看了她一眼，有点忧伤地叹息一声，伸手搂过女儿的肩，说：“孩子总是那么可爱，唉！”

“爹地，你怎么了？”可人问。

姑妈连忙说：“爹地累了，我们一直在谈工作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！”可人嘟起嘴，“我只相信自己的耳朵！”

这下，两个大人丢掉架子，一齐紧张地问：“你听到了什么，可人？”

他们的样子证明他们有秘密，而且存心瞒她。可人为了知道一点他们的秘密，就套他们说：“你们在谈郁金香还是郁心香？我过生日，你们为啥谈别的女孩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姑妈说，“我都忘了，过生日的事！”

“乱套了。”爹地摇摇头，“我得去招呼我的客人们。”

他们两个像躲避似的走开了，谁也没向可人作解释。大人喜欢把秘密像钱一样藏着；可人不喜欢这样，她觉得如果不把秘密告诉别人，谁知道你有秘密呢？而且时间长了，秘密会不新鲜的，更会慢慢地忘掉，太可惜了。

满客厅的客人都站起来，爹地一遍一遍道歉，说：“让些杂事缠住了，失敬！失敬！”

换了可人，一定会对等候的朋友们说——我刚获得一个秘密。那样，才叫一鸣惊人。

爹地和姑妈究竟有什么秘密？可人怎么也猜不出，她更不知道，这个秘密与她有极大的关系。

亲朋好友都举杯祝可人生日快乐，她有什么理由愁眉苦脸？可人笑起来，圆圆的脸变得红润无比。

小熊表哥说：“可人变红苹果罗！不，是红辣椒！”

C

对于郁心香，这一天像一个怪梦。

上午做课间操，心香正一跳一跳地做“跳跃运动”，忽然，班主任跑来，说：“心香，你父母来了。”

这可是破天荒的事！心香在同学的注目礼之下，像一头小鹿一样急急地奔回教室。

果然是爸爸和妈妈！他们朝她微笑，但笑得很勉强，特别是爸爸，耷拉着头，无精打彩，像被押送来的。妈妈呢，眼睛肿肿的，倚在教室的门框边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心香说，“我正上课呢！”

“我们一会就走，两分钟。”爸说，“你挺好的吧？没人来找过你？”

“出事了？”心香舔舔嘴唇，着急的问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妈苦笑，“我和你爸从没看到你在学校的样子，一晃你都五年级了，我们怕以后……”

妈的声音突然噎住了。爸忙接口道：“以后你小学毕业了，就不能再来这儿看你上学。”

妈有些哭兮兮的，心香看得心酸。那边，课间操已散了，同学像潮水一样涌来。爸急了，对妈说：“别让心香难堪，走，快